

Nick Hornby

尼克·霍恩比 | 作品



同名热播美剧2020年上线  
尼克·霍恩比编剧  
佐伊·克罗维兹领衔主演

英伦鬼才尼克·霍恩比的成名之作  
痴迷摇滚乐与各式排行榜粉丝的必读之物

一个撞毁沉埋于深海之中的情爱黑匣子  
一部男人完成从幼稚到成熟的蜕变历程的心智写真

[英] 尼克·霍恩比.....著 卢慈颖.....译

失恋  
排行榜

A Novel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 版权信息

书名：失恋排行榜

作者：〔英〕尼克·霍恩比〔Nick Hornby〕

译者：卢慈颖

责任编辑：宋玲

关注微博：[@数字译文](#)

微信公众号：数字译文

联系我们：[hi@shtph.com](mailto:hi@shtph.com)

问题反馈：[complain@shtph.com](mailto:complain@shtph.com)

合作电话：021-53594508

给Virginia

## 目录

[那时.....then...](#)

[现在.....now...](#)

[附录1](#)

[附录2](#)

那时.....

**then...**

我的无人荒岛，有史以来，前五名最值得纪念的分手，依年代排名如下：

1. 艾莉森·艾许华斯
2. 彭妮·贺维克
3. 杰姬·艾伦
4. 查理·尼科尔森
5. 莎拉·肯德鲁

这些人真伤了我的心。你在上面有看见你的名字吗，萝拉？我想你能挤进前十名，不过前五名可没你的位置，那些位置保留给你无助于拯救我的羞辱与心碎。听起来或许比字面上更残酷，不过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老到无法让对方遗恨终生，这是件好事，不是坏事，所以别认为挤不上榜是针对你来的。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，而且他妈的去得一干二净。那时候不快乐还真代表些什么，现在则不过是个累赘，像感冒和没钱一样。要是你真想整我的话，你就应该早点逮到我。

## 1. 艾莉森·艾许华斯（1972）

几乎每个晚上，我们都在我家转角附近的公园里鬼混。我住在赫特福德，不过这跟住在英格兰任何一个郊区小镇没什么两样。就是那种郊区小镇，那种公园，离家只要三分钟，在一小排商家（一家VG超市、一家书报摊、一家卖酒的）的马路对面。附近没有半点能显现地方特色的东西。要是那些店开门的话（平常开到五点半，星期四到半夜一点，星期天整天），你可以到书报摊去看看本地的报纸，不过就算那样大概也找不出什么头绪。

我们当时十二三岁，才刚刚发现什么叫做反讽——或者这样说吧，就是后来才理解到那就是反讽的东西。我们只允许自己玩玩秋千和旋转椅，任凭其他小孩子玩意在一旁生锈，还要表现出一副自我了得的嘲弄冷淡态度。这包括模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（吹口哨、聊天、把玩烟蒂或火柴盒通常就能达到效果），或者从事危险动作，所以我们在秋千荡

到不能再高时从上面跳下来，在旋转椅转得不能再快时跳上去，或在海盗船晃到几乎垂直时固守在船尾。如果你能证明这些孩子气的把戏有可能让你脑浆四溅的话，那这样玩似乎就变得合情合理。

不过，对女生我们可就一丁点反讽的态度也没有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根本没时间。前一秒钟她们还不在我们视野里，或者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；而下一秒钟你已经无法避掉她们，她们无所不在，到处都是。前一秒钟你还因为她们是你的姐妹，或别人的姐妹，想在她们头上敲一记；而下一秒钟你就想……老实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秒钟想怎么样，不过，就是那样、那样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所有这些姐妹们（反正没有其他种女生，还没有）都变得教人兴致盎然，甚至心荡神迷。

让我想想，我们跟之前到底有什么两样呢？刺耳的喉音？但是刺耳的喉音不会帮你太多忙，老实说——只会让你听起来很可笑，而不会让你性感半分；新生的阴毛是我们的秘密，严守于身体与裤裆之间。它就长在该长的地方，一直要到许多年以后，才会有一个异性成员来检验它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女生则明显地有了胸部，还有随之而来的，一种新的走路方式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。这个姿势一方面遮掩，另一方面又同时引起别人注意刚发生的改变。然后还有化妆和香水，都是些廉价品，技巧也不熟练，有时甚至很有喜剧效果，不过，这还是一个可怕的征兆，表示有事情无视我们、超越我们、在我们背后进行着。

我开始跟她们其中一个出去……不，这样说不对，因为我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贡献。我也不能说是她开始跟我出去的，“跟谁出去”这句话有问题，因为它代表某种对等或平等的关系。而情况是大卫·艾许华斯的姐姐艾莉森，从那群每天聚集在长椅上的女生中脱队接纳了我，把我塞进她的臂弯下，领我离开海盗船。

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她是怎么做到的，我当时大概连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。因为在我们第一次接吻到一半时，我的初吻，我记得我感到全然地手足无措，完全无法解释我和艾莉森·艾许华斯怎么会变得那么亲密。我甚至不确定我是怎么远离她弟弟、马克·戈弗雷和其他人跑到了属于她那一边的公园的，或我们怎么丢下她那一伙儿，或她为什么把脸靠近我、好让我知道我可以把嘴贴到她嘴上呢？这整件事足以推翻所有的理性解释。然而这些事都发生了，而且还再度上演，隔天晚上，以及再隔一天晚上。

我那时以为我在干吗？她那时以为她在干吗？现在当我想以同样的方式亲吻别人，用嘴唇舌头什么的，那是因为我还想要其他的东西：

性、周五晚场电影、做伴聊天、亲人朋友圈的网络链接、生病时有人把感冒药送到床边、听我唱片和CD的一双新耳朵，也许还有——名字我还没决定——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，和一个到底该叫荷莉还是梅希的小女孩。但当时我并不想从艾莉森·艾许华斯身上得到这些东西。不会是为了有小孩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小孩；也不是为了周五晚场电影，因为我们都看礼拜六最早的那一场；也不是感冒药，因为有我妈就行了；甚至也不是为了性，尤其是性，老天爷千万不是，那是七十年代早期最龌龊恐怖的发明。

如果是这样，那些亲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事实就是——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。我们只是在黑暗中瞎搅和。一部分是模仿（我一九七二年以前见过的亲嘴的人：詹姆斯·邦德、西蒙·坦普勒<sup>(1)</sup>、拿破仑·索洛<sup>(2)</sup>、芭芭拉·温莎和席德·詹姆斯<sup>(3)</sup>，也许还有吉姆·戴尔<sup>(4)</sup>、埃尔希·坦娜<sup>(5)</sup>、奥马尔·沙里夫和朱莉·克莉丝蒂<sup>(6)</sup>、猫王，以及一堆我妈爱看的黑白片人物，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把头左右摆来摆去），一部分是荷尔蒙使然，一部分是同侪的压力（凯文·班尼斯特和伊丽莎白·柏恩斯已经好几个星期都这样了），还有一部分的盲目惊慌……这里面没有意识、没有欲望也没有情趣，除了腹中有一种陌生且微微愉悦的温暖。我们不过是小动物，这不表示到了周末时我们会把对方的衣服扒光，打个比方来说，我们刚刚开始嗅闻对方的尾部，而且还没有被那个气味吓跑。

不过听好了，萝拉。到了我们交往的第四晚，当我到达公园时，艾莉森手钩着凯文·班尼斯特坐在长椅上，伊丽莎白·柏恩斯则不见芳影。没有人——艾莉森、凯文、我，或挂在海盗船尾巴上还没开苞的白痴——敢说一句话。我如坐针毡、面红耳赤，突然间忘了该怎么走路才不会为自己的每一小块身体别扭。该怎么办？要往哪里走？我不想起争执，我不想跟他们两个一起坐在那里，我不想回家。所以，我死死盯着小径上六号烟的空烟盒——那些空烟盒标定出男女生的楚河汉界——不瞻前顾后，不上下乱瞄，我直接回归那一群挂在海盗船尾巴上的单身男孩堆。在回家的半路上，我犯了判断上唯一的错误：我停下脚步看表。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明白我当时试图想要传达什么，或者我当时想唬谁。毕竟，有哪种时间会让一个十三岁的男生从女生身边离开，回到游乐场，手心出汗，心脏扑通扑通乱跳，强忍着不哭出来？显然不会是九月底的某个午后四点钟。

我向马克·戈弗雷讨了一根烟，然后一个人到旋转椅上坐下来。

“人尽可夫。”艾莉森的弟弟大卫吐了一口痰。我感激地对他笑了



笑。

就这样。我做错了什么？第一晚：公园、抽烟、接吻。第二晚：一模一样。第三晚：一模一样。第四晚：被甩。好好好，也许我早已经看出苗头。也许是我自作自受。在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晚上，我早该看出我们已经落入俗套，我拖着事情毫无进展，使她开始另觅他人。但是她可以告诉我啊！她至少可以给我几天的时间把事情搞好！

我跟艾莉森·艾许华斯的恋情延续了六个小时（从放学后到全国新闻前的两小时空当，乘以三），所以我没办法宣称我习惯有她在我身边，而我却搞不定我自己。事实上，我现在几乎记不得任何有关她的事了。黑色长发？也许。小个儿？比我还小，八成是。吊梢眼，几乎像东方人的眼睛，还有黝黑的皮肤？有可能是她，也可能是别人。随便啦。但如果我们要依照悲痛程度而非年代来排名次的话，我会把她排上第二名。这样想想还挺安慰的，随着我年纪增长，时代也不一样了，恋爱变得更加精明老练，女性变得没那么心狠手辣，而脸皮更厚，反应更快，本能更发达。但是从此之后所有发生的每件事，都似乎带有那一晚的元素。我其他的浪漫史似乎都是头一个的混音版。当然，我再也不用走那长长的路，我的耳朵再也不会因为相同的愤怒而发烫，我再也不必数着六号烟的空烟盒来逃避嘲笑的眼光和奔流的泪水……不用了，没有了，不一样了。只不过，有时候，还是会有类似的感受阵阵袭来。

## 2. 彭妮·贺维克（1973）

彭妮·贺维克是个好女孩，而这会儿，我就要找个好女孩。只不过当时我没这么肯定。她有一个好爸爸、一个好妈妈，有好房子，独栋的，有花园、树木和鱼池，还有好女孩的发型（她金发，头发留得有点时髦，很干净、很有生气、司仪般的中长发）和亲切、会笑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好妹妹，每当我按电铃时她都很客气地微笑，而且在我们不希望她碍事时离得远远的。彭妮很有礼貌——我妈很喜欢她——而且她的成绩一向顶尖。彭妮长得很好看，她最喜欢的前五名歌手是卡莉·西蒙（Carly Simon）、卡洛·金（Carole King）、詹姆斯·泰勒（James Taylor）、凯特·史蒂文斯（Cat Stevens）和艾尔顿·约翰（Elton John）。喜欢她的男生很多。她真的很好，事实上，她不让我把手放到她下面去，甚至不让放到她胸罩上，所以我就跟她分手。只不过，当然

啦，我没有跟她说为什么。她哭了，而我因此憎恨她，因为她让我觉得自己根本是个大坏蛋。

我可以想像彭妮·贺维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：一个好人。我知道她上了大学，成绩很好，找到一份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（BBC）当广播制作人的工作。我能想见她很聪明、认真，也许过于认真，而且有理想有抱负，不过不是会让你想吐的那一种。她是那种我们起初都想成为的典范，而且在我人生的另一种阶段，我会被这些美德所吸引。不过当时，我对这些优点没兴趣，我只对胸部有兴趣，也因此她对我来说一无是处。

我很希望能告诉你我们有过有趣的长谈，以及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——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——不过我不认为我们曾经交谈过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、去参加派对和舞会，而且我们扭打搏斗。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搏斗，在我的房间里搏斗，在她的客厅、在我的客厅、在派对的房间里、在派对的客厅，夏天时我们在不同的草地上搏斗。我们老为同一件事搏斗。有时候我为了要摸她胸部而被弄得厌烦不堪后，我会试着去摸她两腿间的地带，一种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动作：像是想借个五块钱，被拒绝后，反而转过头来要借五十元一样。

学校里有些男生问男生的问题（一个只有男生的学校）：“你上了没有”“她有没有让你上”“她让你上多少”这一类的。有时候是为了作弄你，等着听一声“没有”。“你还没上吧，对不对？”“你还没摸到胸部，对吗？”与此同时，女生们只能满足于被动的语言。彭妮用的是“攻陷”这个词：“我还不被攻陷。”当她第一千次把我的手从她胸部上拿开时，她会耐心地、也许还有点哀愁地这么说（她似乎知道总有一天——不过不是现在——她总得放弃防御，而且当事情发生时她不会心甘情愿）。攻击与防守、侵略与反扑……仿佛胸部是一小片被异性非法吞并的领土——它们本该属于我们，而我们要把它讨回来。

然而幸运的是，对方阵营里总有叛徒、造反者。有些男生知道其他男生的女朋友会“让”他们做任何事，有时这些女生甚至会主动协助他们的骚扰。当然，没有人听说过有哪个女孩子敢大胆到一丝不挂，或甚至是脱掉或松开内衣。这样的话会把合作关系搞得太复杂。就我所知，这些女生不过就是摆出一种诱人亲近的姿态。克利夫莱·史蒂文斯深表赞同地提起他哥哥的女友：“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收缩小腹。”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弄懂这种女生战略所内涵的意义。难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收缩小腹女生的名字（她叫茱蒂斯）；我还真的有点想见见她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失恋排行榜》〔英〕尼克·霍恩比〔Nick Hornby〕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885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